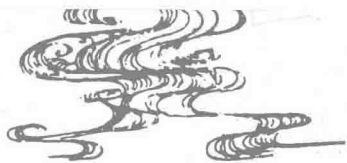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  
残  
云  
文  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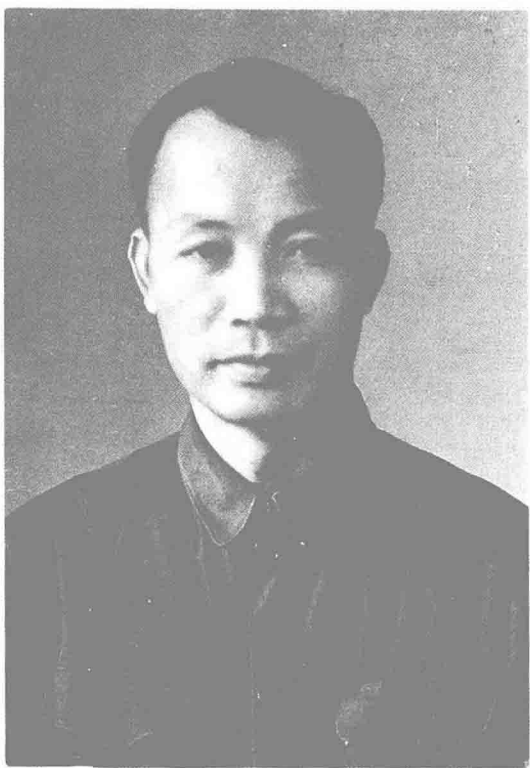
〇



# 陈残云文集

陈残云文集编委会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一九五〇年回到家乡广州

# 目 录

香飘四季 .....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## 第一章

1958年新年过后，东涌高级社的会计员何水生，对自己的年龄记得特别清楚，他已经是二十九岁了。这样的年龄，正像他母亲所罗嗦的一样，该讨个老婆了。可是这位沉实的，说话阴声细气，紧张时有几分口吃，因而在姑娘们的面前有点自卑的小知识分子，却对这件事情感到渺茫。村子里没有媒人，又没有人替他搭线，他自己又不善于跟别人兜搭，加上他整天在埋头抄写和计算，没有许多心事去理会个人的事，又加上他们的社是个穷社，自己村里的女子总想往外溜，别村的女子不轻易嫁进来，这一来，他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命定的单身汉。

可是，社主任许火照的妹妹凤英，对他好像格外亲切，他心里有一点说不出的温暖。有一回，她跟他半吞半吐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水生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”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，感到她的话又奇怪，又有魅力，他还来不及回答，凤英就忍着不说，扭头走了。凤英像村子里一朵鲜艳的红花，是一个异常出色的姑娘，美丽、大方、能干，是第三中队的副队长。何水生原来是不敢对她存有幻想的，但自从那句话说过之后，他在她的面前就生起了无名的害羞。又有一回，凤英又对他说：“水生，你当心呵，人家说你闲话。”何水生呐呐地：“闲话……”凤英走远了，何水生就神经质地

猜测“闲话”的内容，猜下去，就想到他和她连在一起，越猜越有味道，他对凤英于是隐藏了一种美妙的心事，一种意外的希望。

新年那一天，他到镇上去，买了一双花袜子，把一股美妙的心事，都寄托在花袜子上。他写了一张小纸条：“凤英，我不怕闲话，你说吧。”然后和花袜子包在一起，放在衣袋里，等一个什么机会交给凤英。

今天社里休假，何水生起得很早，他想找凤英对一对三队工分的数字，趁势把袜子交给她。但他知道凤英常常是休假都出田的，怕找不着她，所以他起得很早。太阳还没升起，天气有些轻寒，他披上一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袄，样子显得有几分轩昂，却带有一点异乎寻常的畏缩情绪，走到凤英家的巷口，站着等她。

“水生哥，你等谁？”说话的人是许细娇，富裕中农许三财的女儿。她二十一岁，矮小，娇嫩，脸蛋儿长得不错，用一句文雅话就叫作“娇小玲珑”。因为家里有点钱，爱打扮，爱看大戏，也懂得唱大戏，嗓子不俗，是文娱组里的活动分子，人们称她“东涌花旦”。她走到何水生跟前，重问一句：“等谁？”

何水生瞟她一眼，偏过脸去：“不等谁。”

许细娇有一张山麻雀一般的嘴，问道：“等我们的队长，是不是？她呀，昨晚跟我们开会，开得很晚，一定没起床。”

何水生随便跟她敷衍一句：“算算你们的工分账。”

许细娇直嘴道：“算来有鬼用，没钱分的。”

何水生道：“我们社香蕉少，咸田多，定然是比人家困难的啦，可可……你别说怪话，今年生产搞好，工分钱总够你买花戴。”

许细娇并不相信他，说：“一年望一年，好比犀牛望月，人家西涌村可就不同啦，年年演大戏，吕玉郎、林小群也请得上。我们

呢，连公仔戏也没演过……”

何水生嘴巴有点笨拙，很想批驳她，却找不出适当的语言，于是生硬地说道：“你你就只记得看大戏，人人像你，糠头也吃不上呵！”

许细娇瞧他不上眼，发气似地驳嘴道：“偏心鬼，我哪一天不出勤？你们总说我爸走自发，辩论了一顿可不够了么？还要把我拖进去吗？”

“我没说你走自发，”何水生双手插进棉袄袋里，好像不耐烦跟她议论，“可常常上县城看大戏的是谁？”

许细娇声音软了下来，低头道：“看大戏不犯法，又不只我一个……”

“都都都……”何水生“都”红了脸，很吃力地很有胆量地吐出一句话，“都想找爱人去啦。”

许细娇一点不害羞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副整齐的好看的白牙齿，温柔地道：“你眼红啦，是不是？”

何水生沉下头，用脚尖轻轻的踢走了一块小石子。

许细娇沉默了半晌，似乎觉得何水生有点可怜，咕地一笑，走了开去。

何水生见她走远了，又无聊的呆呆的站着。他揭起灰色的帽子，用手搔搔发痒的短发的圆脑袋，随即又把帽子戴上，挺着脖子向巷子张望。

好一会，凤英走出来了。这位二十三岁的早熟的姑娘，穿起一条洗旧了的嫩蓝色裤子，一件窄身的黑布短衣，衣袖处露出一件浅绿色的折袖的卫生衣。她不怕寒冷，衣服穿得很少，却很整齐，很美观，显出一种水乡姑娘的活泼气，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动人姿态。她有着不高不矮的身材，饱满而健康的胸脯，圆而有力

的双肩，和她那丰润的、什么时候都露着笑意的脸容很相称。她那张给阳光晒得黑里透红的美丽面儿，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巧的鼻子，有一粒显目的秀气的小黑痣，有一双圆溜溜的聪明灵活的黑眼珠。

她好像有点性急，走路走得很快。闪闪眼，就走出了巷子。她碰见水生，热烈地招呼道：“你早，水生。”然后，她像有什么事情往前行。

何水生感到很拘束，很尴尬，他追上说：“凤英，我想跟你……”也许心情过于紧张，口吃得更加厉害，几乎说不出话，“跟你对……对对你们队的工分。”

凤英边行边说：“没错。”

“不不……很乱，”何水生怕她不相信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片来，“你你看，前一次数字，和和后一次不同的，异日分配按按按哪一张呀？”

凤英站住。按着水生指给她看的数目字，认真看了一下，发觉自己粗心大意，把几个人的工分数字加错了。笑道：“哎呀，文化水少，就是吃亏呀，水生。”

何水生有些得意，紧张的情绪缓和了，说：“评工记分，决不能随便呵，凤英。”

“可我心里有些难受。”凤英把纸片交还水生，微微嘘口气，“有些社员说，几分钱一个工分，那么认真作什么，干三天比不上人家西涌社干一天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”

“我也难受的，凤英，”何水生说，“许多人追着我借钱，没得借，找财经主任，他每每向我发气：‘生产搞不好，我肚子里生得出钱？’你你说，我怎么对社员说？”

“你该对他们多说几句好话。”凤英善意地批评他，“水生，人



家说你是‘鼓气佬’，摆官僚，你要改呵。穷人家，可要知道穷人家的苦处，当干部的态度好，人家穷也穷得心凉，态度不好，怨言就多啦。”

何水生不明不白地问：“我没骂过一个人，真的，凤英，我没骂过一个人，怎怎怎说态度不好？”

“就是鼓气，”凤英语气和婉，含着笑意，“人家向你借钱，你老是皱着眉头：‘没钱！’人家多问几句，你也学了财经主任的口气：‘我肚子里生得出钱？’这比骂人更凶！”

这么一说，使何水生这个性情沉默的老好人，突然发觉自己存在着严重的缺点，他很难受，沉默了许久，眨着眼睛解释说：“我是无心的，可不知怎么一出口，就开罪了人。”

凤英道：“你跟人家有说有笑，有商有量就好啦，可你就是鼓气。人家说你拾了黄金也不笑，还说……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何水生小心问。

凤英展开半笑的嘴唇，很自然地：“说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爱人。”

何水生的面孔陡地涨红起来，红到耳根。为自己的缺点而难过的情绪，好像又被另一种紧张情绪代替了。他听到“爱人”这个奇怪的带有魅力的词儿，就害羞和心跳，特别是在凤英的跟前。他愣了半晌，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。

凤英见他没有什么要说的话，也就笑着转身而去。

“凤英——”何水生挪动着胆怯的脚步，尾随着她，低声叫。

凤英回过身来，对他安慰似的说：“你别担心，人家说着玩的。”

何水生抢前两步，鼓着勇气，从衣袋里取出一包小东西，递给凤英。他的面孔红得更厉害，心跳得更厉害。

“什么？”凤英接过东西，一面发出疑问，一面解开小纸包。她对这些东西全不在意，纸包解开时，一张写上几个字的小纸头掉在地上，她全不发觉，只看见一双花袜子。她站着，笑问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何水生不哼声，低侧了头，不敢正眼望她。

凤英说：“要我把袜子交给谁？”

何水生颤声说：“给你。”

凤英说：“我不穿袜子，没托你买。”

何水生用尽勇气，大胆说：“送送你……”

“送我作什么？”凤英完全不领会花袜子的用意，好心地劝说他道，“你该换一双黑的，给你家老人穿吧。”把袜子交还给他。

何水生不肯接回，说：“她有。”

凤英硬把袜子塞回他手上：“多给她一双，让老人家心里暖和。”

何水生没办法，只好把袜子收回。这时候，他发觉那张小纸头不见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但他并不失望，为了要使凤英明了他的心事，他依然壮着胆子，直截问：“你你……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”

凤英坦然道：“都说啦。”

何水生茫然问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？”凤英觉着他笨得有趣，“人家就说你那些闲话，态度不好，鼓气，摆官僚。”

何水生似乎不大相信：“就是这些？”

“不少啦，”凤英诚恳地劝说他，“要改呵，水生哥。”

何水生好像喝了一碗冷水，心窝里开始透进一股冷意。他再问：“有没有说你你……和我的闲话？”

凤英开朗地一笑：“我一点不鼓气，怎会把我连进去？”

这一来，何水生不能不失望了。他突然又害羞起来，自卑起来，感到自己“自作多情”的愚蠢可笑。

一个远处传来的声音，把凤英叫走了。而何水生却呆然地挪着脚步，向社委会的路上走去。一路上，他清醒地想到要爱凤英，完全是一种可笑的妄想，“许多人都想爱她，一些梆梆响的人想爱她，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想爱她，一些小学教师想爱她，一些本村和外村的积极分子想爱她，一些香蕉收购站的人想爱她，一些粮食加工厂的工人想爱她，她全都不爱，她怎么会爱我何水生一个刚刚进党的预备党员？”何水生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。但继而，他又想到，世界上许多事情是很奇怪的，有些进步的人讨到一个落后老婆，有些标致的女子配上一个又丑又傻的丈夫，有些平平淡淡的人配到一个又美又能干的妻子，有些……比如凤英的哥哥火照，样子也是平平淡淡，老老实实，先前也是讨不到老婆的，后来却配到西涌村的“靓女”叶肖容。所以在他想来，姻缘这种古怪事儿，往往是碰运气，有巧有合，新社会也得时逢巧合，碰个运气。何况凤英对他很关心，坦开心来批评他的缺点，说话也有几分热，第一次称他“水生哥”……这么一想，他的面孔又发红发热，一种奇妙的希望，又像鲜花一样，在他的心坎里悄悄开放。

何水生于是放宽了脚步，走向社委会去。

## 第二章

呼叫凤英的人，是妇女主任何桂珍。她比凤英大上三年多，二十六岁，身高腰大，肥肥胖胖，孩子们叫她“肥婆”。俗语说“心广体胖”，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，对社十分热爱，对人十分热情，对事十分认真，妇女们都尊称她“桂大姐”。人虽然长得粗壮，却也四平八稳，颇有秀气。白净的肌肉富有弹性，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，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敦厚的鼻子。用一句俗套话来形容她，就叫“珠圆玉润”。

这时候，她穿着一套黑布衣裳，脖子上扎着一条绣上花边的蓝布头巾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两边夹着镶上红花的漂亮发夹，显得越加活泼年轻。她在一个星期前结了婚，她的爱人是西涌社党总支书记叶浩。他们的结婚，没有通过任何人的扯线，而是时明时暗地谈了一段恋爱，然后从思想到感情都相通了，融和了，才结婚的。现在从何桂珍的愉快的容颜上，可以看到她婚后的幸福生活。

但她曾经听过一些男人的似乎是嫉妒、似乎是嘲笑的闲话：“我们这个穷社没有希望的啦，妇女主任都向外流。”“旧社会柴米夫妻，新社会也是富贵姻缘。”“人家到西涌当妇女主任总光采得多啦。”“这一回我们的社，真要变作寡佬社呢。”就连财经主任

徐炳华，也半认真半玩笑地说：“桂珍，你别把东涌的姑娘都带走呵！”这些刺耳的话，使她感到十分难受，她自问自己并不是嫌弃东涌穷，贪虚荣，要往富村溜，而是她对叶浩很钟爱。他们在工作中认识，相爱，结婚，完全是自由自在的，合情合理的，这算什么“虚荣”？算什么“富贵姻缘”？她对这一类胡话虽然听得不舒服，可她并不感到理亏，并不害怕。她想，结婚是结婚，并没有卖断了东涌村，相反的，她更觉着东涌村可爱，如果不把东涌变成一个富社，她是决不离开，她要让那些男人的狭隘的眼睛，看不清，看不透。因而她嫁后几天就回到村子来，工作一样认真，待人一样热情，心情一样愉快。

此刻，她挟着一张用草席卷着的棉被，沿着塘边向风英走来。风英比她走得快，两人一下子碰面了，风英大声叫道：“大姐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早回来啦。”桂珍站住，放下被包。

风英逗笑道：“人家舍得你回来？”

桂珍笑吱吱地扭她一把，骂道：“鬼头，你也跟我取笑？”

“我就怕你像我嫂嫂一样，成了家，就当了个家庭主任。”风英仍然用着取笑的语气。说着，一眼望见桂珍头上的红花发夹，又戏谑地，“看你，也打扮起来啦，一对红花发夹，衬上白脸儿，多美呀，准是浩哥的心事。”

“你别把大姐看成个嫁鸡随鸡的旧女子，”桂珍用手指点一点风英的前额，随伸手取下头上一只发夹，“给你，是我弟弟从北京寄回来的，他刚从朝鲜归来，就忙着给姐姐表心事。”

风英不肯要。桂珍扯强迫的塞进她的衣袋。接着，她弯下腰身，把被包捡起，说：“我要走啦。”

风英问：“又到哪儿去？”

桂珍道：“耀坤给我来个电话，要我赶到乡委开会去。”

凤英笑道：“那你算是东涌的，还是西涌的？”

桂珍微嗔道：“是你把我调去西涌的？小鬼头！”

凤英不再跟她取笑了，顺手抢了她的被包，朗声说：“我跟你拿，送你出村。”

“不要，”桂珍把被包抢回，“别送啦，不碍你出勤。”

“今天社休假，我在村里风风谷子。”凤英说完，拖着她走。

两人并肩而行。

她们走在村子中心的麻石铺砌的路上。这条两面临河的村子，又长又宽，住着一千五百多人，分成四个坊，林坊、徐坊、何坊、许坊，一直连成一气，连得半里长。中间有一个小街场，叫作“市头”，有七、八间小铺子，最大一间是“泉香茶居”。这个所谓“穷村子”是和西涌等村相对而言的，实际也不算很穷，就是穷的也是贫农，特别是许何二坊的贫农；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“五保户”，和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；像徐坊，原是个地主坊，流氓懒汉分外多；像林坊，从前捞土匪的、捞赌的人多，如今也就游手好闲的流氓懒汉多。这样算起来，整个东涌村都显得比别村穷。但是，“市头”却并不冷落，烧腊摊上天天挂出油腻的烧鹅，半天又卖光了，“泉香茶居”经常坐满人，酒气熏天，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呢，珠江三角洲特有的“管吃不管穿”的坏习惯，还是照样保存呢。

桂珍和凤英边走边谈的穿过了“市头”，引起了“泉香茶居”里许多眼睛的注视。接着，又发出嗡嗡响的蚊蚋一般的议论。有人说：“妇女主任的眼睛长上额头，看中了富村。”有人说：“说不定又回来扎根串连，把凤英也串去啦。”有人说：“东涌是个舅爷村，我们都去作舅爷算了。”有人说：“无粮不聚兵，谁叫你生产搞不好？”有人说：“社里的头人只会摆官架子，生产越搞越坏，人家

怎么不走呵。”有人说：“合作社是一条大绳子，大家缠着挨穷。”有人说：“管它个屁，我摸鱼摸虾都混得日子。”一连串混话，桂珍和凤英都没有听见。

她们走得很慢，约莫走了两支烟时间，走到村外的小河边，在一株含蓄欲放的木棉树下站着；彼此又谈了一会，对刚才看见的，许多人坐在茶馆不出勤的情况，表示了焦急和不满。然后，桂珍找了一个小艇子，划行而去。

凤英独个儿打原路回来，走了不远，当头碰见许三财。这位五十上下的矮子，有个亲兄弟在香港作小贩，早年常有钱寄回来，后来两兄弟分了家，就各管各了。他除了耕作之外，也会得作买卖，曾请过长工，土改时几乎给划上富农。如今还有一点家底。他穿了一件从旧货摊买来的黑绒大衣，戴一顶半旧毡帽，挑了两笼肥鸡，急忙忙地要往什么地方去。

凤英问：“三财叔，往哪？”

“你别管！”许三财脸孔很冷。数月前，两条道路辩论的时候，他是重点对象，凤英和他作过尖锐的斗争。他对凤英有一肚子怨气，所以答话答得很晦气。

凤英知道他有情绪，却不理会他，续问：“为什么几天不出勤？”

许三财负气道：“有病！”

凤英问：“有病，挑两笼大鸡作什么？”

许三财道：“上广州医病，趁势送几只给亲戚，犯法么？”

凤英知道他说谎，回身随他而行。“我看你有心病，给钱眼儿迷坏啦。”她说，“黑市买卖，就是犯法的，你该当得起这个辩论！”

许三财听得不妙，顿住。“辩论”的味儿，他是尝过的，心里自

然害怕。他并不是土头土脑的呆子，“经验”的教训，教他学得更聪明，明明白白的风险，他是不肯再冒的，凤英的话，当头敲醒了他，使他有几分战栗。原来，他想趁着许多干部上乡府开会的机会，暗里走一次单帮，捞几个钱，却想不到那么倒楣，大清早就碰上凤英。

许三财自知闯不过关，立时退缩，转弯道：“凤英，你莫一本通书看到老，老把我三财看成个买卖人。”他回过身来，折回原路，生气地沉吟着，“好，我就不去，病死算罗，断了亲戚算罗！”

凤英不再理睬他。他蹙着边高边低的腿子，嘀咕嘀咕的，朝原路匆匆的走回去。

迎着许三财的面，走来两个老头，一高一瘦。高的是党总支书记林耀坤的疏堂叔父，名叫林阿盛，人们管叫他“盛伯”，当过泥水匠，有两杯酒瘾。瘦的叫林丕，比盛伯稍为年轻，人们都唤他“丕叔”，一个诚实的老蕉农。盛伯腰背有些微驼，穿一件旧麻布袋改缝的上衣，一条单薄的土布裤，人很硬朗，老人家爱好讲话的习惯，他来得更突出，手里拿着一张破鱼网和小鱼筐，一路跟老伙伴扯着话。丕叔有一副铁板一般的又瘦又硬的脸，好像很容易发脾气，他的瘦削的用破旧棉袄裹着的肩膀，放着一把短柄锄头，一头挑着一只空簋子，很安闲似地，一面听盛伯扯话，一面点头。

许三财没有跟他们打招呼，故意避开，一闪而去。

凤英迎上前去，爽声叫道：“盛伯，丕叔，早晨。”

两人站着，和凤英招呼。然后，盛伯有什么感触似地，问道：“你们这些开会专家，怎么不去开会？”

“开会专家？”凤英奇怪地问，“我哪天不是出勤的，怎么安上个‘开会专家’的名堂？”



“他不是说你，也不是说你哥，”秃叔插嘴道，“说的是他的疏堂侄子，我们社的头人……”

“我不怕对你凤妹子说，人家对他意见多，我心痛！”盛伯心里藏不住话，有点牢骚，“我们村子人头众多，土地也多，本不该有那么个穷样子，可就是当头人的爱说大话，爱自己吃喝，爱白天黑夜昏头昏脑的开会，忘掉了犁尾杆是怎么摸的，怎不穷呀？凤妹子，你晓得房子是靠泥水匠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，不是开会开出来的，莫非柴米油盐是开会开得出来的！”

凤英道：“大家的事情，总得开个会商议商议。”

“分土地那种事儿，后来又大伙合作那种事儿，烦得很，大家都商议商议，我没哼过半句闲话，”盛伯说，“可为什么种田掘地，却有许多会，天天开，月月开，年年开，都开不完？把开会的时间多弄点肥粪，可会把稻田压坏的吗？”

秃叔接道：“对呀，好比香蕉，没肥粪不行，没人来屎泥不行，光靠几个老头东摸西摸，不行！”

盛伯道：“等我们有吃不完的粮食，吃不完的香蕉，用不完的钱，凤妹子，我们也坐下来，开它个一年半载的会，好不好？”

盛伯这半气半玩笑的话，逗得凤英发笑。她说：“盛伯，你向社委提个意见呀。”

“我只作兴向你凤妹子吹两句闷话，”盛伯眯起细眼睛瞅着凤英，把她当作孩子似地，“提意见，可轮不到我们老保守呢。”半晌，他转头想走。

凤英扯扯他的破鱼网，问道：“天气这么冷，你也去捞鱼？”

盛伯道：“不捞点鱼虾，半杯也喝不上啦，凤妹子。”

“你呢，秃叔，”凤英转脸问林秃，“你去作什么？”

秃叔道：“还不是偷个空，摸摸自留地。”